

皮亚佐拉：阿根廷探戈的时代先锋

欧占明

在中国，一提起阿根廷，很多人就会想起马拉多纳、梅西等足球巨星。一说到探戈，就会想起阿斯托尔·皮亚佐拉。自从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将皮亚佐拉的音乐引进中国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皮亚佐拉是先锋派探戈的创始人、班多钮琴演奏家及作曲家，也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随便问一个人：你知道皮亚佐拉吗？大家的回答一定是知道的。但如果你问皮亚佐拉的音乐是探戈吗？那么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没错，从皮亚佐拉开始创作音乐至今，就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争议：皮亚佐拉的音乐到底属于不属于探戈？皮亚佐拉为什么在阿根廷备受争议？

2014年我重回阿根廷时，在多家书店寻找皮亚佐拉的传记。在和阿根廷大陆出版社社长豪尔赫先生交流时，他向我推荐了这本《皮亚佐拉》，即皮亚佐拉的女儿、阿根廷作家蒂亚娜·皮亚佐拉为其父所著的传记体小说。我拿到这本书后，一口气读完，沉浸于书中的各个画面，如痴如醉。本书从皮亚佐拉的爷爷开始说起，一直到1955年结束。之后的一个章节以皮亚佐拉自述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评述为主，延续皮亚佐拉的后半生。本书不仅以小说的语言进行描述，还含有大量音乐家的自述，真实展现了皮亚佐拉的个性品质。

皮亚佐拉一家是意大利移民。祖上于1880年离开意大利来到阿根廷，定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海滨城市银海市。皮亚佐拉的爷爷一生酷爱音乐，但却未能掌握某种乐器，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他的儿子，也就是皮亚佐拉的父亲维森特身上。维森特年轻时学过手风琴，但最终未能走上音乐之路。于是，两代人对音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皮亚佐拉身上。维森特性格强势，要求妻子和孩子对他言听计从，更是毫无商量地将儿子拉上探戈之路。正是因为维森特的强硬，才有皮亚佐拉在班多钮琴（探戈音乐的灵魂乐器，19世纪末期由德国移民带到阿根廷）上的巨大成就。

1921年3月11日，阿斯托尔·皮亚佐拉出生。不幸的是，他一出生就得了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前三年基本在医院度过，做了七次手术。医生建议他不能做任何过激的运动，但是维森特偏偏让儿子进行游泳、长跑等运动，只要是医生认为小儿麻痹症患者不能做的事情维森特都会鼓励儿子去做。维森特常常告诫皮亚佐拉：“你必须在某些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才能弥补身体的缺陷。”

皮亚佐拉四岁时，随父母亲移居纽约，住在一套非常小的公寓里。维森特白天出去打工维持家用，晚上回



《皮亚佐拉》
蒂亚娜·皮亚佐拉 著
欧占明 译

家吃饭时总会打开留声机，播放传统探戈曲，以缓解思乡之情。乐曲节奏缓慢，充满着哀伤。但皮亚佐拉特别讨厌这样的音乐，讨厌每晚父母在探戈的陪伴下读着来自阿根廷的信件，信的内容大多都是坏消息。皮亚佐拉从小就讨厌探戈音乐，他更喜欢口琴，梦想成为一名口琴演奏家。但这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1927年，维森特在纽约的一家当铺里花了27美元买了一台二手班多钮琴，从此将儿子送上了音乐之路。

皮亚佐拉的童年与探戈歌王卡洛斯·加德尔的故事堪称探戈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1934年，加德尔在纽约巡演，他很欣赏小皮亚佐拉熟练的班多钮演奏和流利的英语，于是邀请他当翻译，并参演加德尔主演的电影《你爱我的那一天》，在影片中扮演报童。皮亚佐拉在加德尔的鼓励下开始真正地走上探戈之路，“只要坚持下去，你一定喜欢。”从此，皮亚佐拉对班多钮琴的态度由被动变为主动。让人余悸的是，维森特婉拒了加德尔对皮亚佐拉结伴南巡的邀请。后来的历史众人皆知，加德尔在南巡途中不幸在一次空难中罹难。倘若皮亚佐拉跟着加德尔南巡，那历史会如何改写呢？

1937年，皮亚佐拉回到阿根廷，加入了当时最有名的探戈乐团阿尼巴尔·特洛伊罗乐团。当时的特洛伊罗已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出色的班多钮琴演奏家。皮亚佐拉在特洛伊罗的乐团中不仅演奏，还参与编曲。此间，皮亚佐拉在著名钢琴家伯恩斯坦的推荐下跟吉纳斯特拉系统地学习古典音乐。他尝试给特洛伊罗的乐团进行编曲，但他的编曲完全颠覆了常规舞曲的模式，增加了演奏难度，尽管别具一格，但让舞者和演奏者都很难接受。而坚守自己需要不断创新的个性让他与其他乐手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离开特洛伊罗，甚至背负着“背叛”的骂名。

皮亚佐拉说自己是探戈的敌人，他对夜间的演奏生活极其厌恶。不过，1946年他组建了自己的乐团。这支乐团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里的新鲜空气，非常现代。但在探戈的黄金年代，在探戈人云集的辉煌时期，皮亚佐拉的另类风格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乐团迫于压力解散了。他继续跟着吉纳斯特拉，学习巴赫、巴克托、斯特拉文斯基等古典大师。1949年到1953年期间，皮亚佐拉除了创作探戈，还创作了几部交响曲，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交响曲》获得法比安·舍维兹基作曲大奖赛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前往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奖学金。

在巴黎期间，皮亚佐拉试图隐藏自认为可耻的探戈人身份，但他的音乐作品已经在法国流传了起来。他师从法国音乐家、作曲家布朗热，熟练掌握了赋格法和对位法，这两种创作方法几乎贯穿了他余生的创作。皮亚佐拉从布朗热那里汲取的不仅仅是音乐知识，更重要是找到一个真实的皮亚佐拉，那就是将探戈与多种音乐融合起来的皮亚佐拉。

从法国回到阿根廷后，皮亚佐拉迫切尝试的创作就是斯特拉文斯基式的探戈。1958年，皮亚佐拉再次回到纽约，寻找他对爵士乐的记忆，并录制了第一张爵士探戈。1959年在南美巡演时，皮亚佐拉得知父亲去世，创作了经典之作《再见，诺尼诺》。回到阿根廷之后，他组建了一支五重奏乐队，从此完全确立了他的音乐风格——先锋派新探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皮亚佐拉创作最为丰收的年代，《天使组曲》《四季》《魔鬼组曲》等佳作都在这个时期完成。这也是对皮亚佐拉的舆论导向发生改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还为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的作品谱过曲，但他始终认为博尔赫斯的语言风格无法与他的音乐进行无缝对接。于是词作家费雷尔出现了，并由此开启“皮亚佐拉—费雷尔”时代。两人共同创作了第一部探戈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以及经典探戈作品《一个疯子的叙述曲》《巴拿咖啡馆的小孩》，堪称近代探戈历史上的代表作。

1973年皮亚佐拉得了脑血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移居意大利疗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组建了一支电子乐队，将电吉他、电钢琴等电声乐器与班多钮琴结合起来，吸引了诸多知名音乐人的加入。皮亚佐拉最具盛名的《自由探戈》就是在米兰创作的。

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皮亚佐拉再次展现了强大的活力，不仅跑遍五大洲巡演，还从未停止过创作。1984年，皮亚佐拉为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创作了大提琴—

钢琴二重奏《伟大的探戈》，这部作品是皮亚佐拉自认为最成功的作品。1985年他荣获布宜诺斯艾利斯“杰出公民”称号。1988年，皮亚佐拉进行了一次心脏手术。疗养一年后组建了六重奏乐团，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了盛大演出。1990年8月，皮亚佐拉出现脑中风，之后一直处于瘫痪的状态，病情起伏起伏，于1992年7月4日去世，享年71岁。

在探戈历史上，任何一个开创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会让世人铭记。皮亚佐拉是新探戈流派的开创者。新探戈和传统探戈的区别在于更加自由，不论是作品结构、配器，还是作品元素都更加自由。皮亚佐拉音乐风格的形成主要受到传统探戈、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三股流派的影响。时至今日，皮亚佐拉开创的新探戈流派依然是主流，依然没有被新的流派所替代。

1943年，本书作者蒂亚娜·皮亚佐拉出生。蒂亚娜和父亲不同，她选择的不是音乐，而是文学创作。自七十年代起，蒂亚娜和父亲的关系恶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同。197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蒂亚娜的丈夫被独裁政府处死，她本人不得不流亡墨西哥。在墨期间，她饥寒交迫，生活困顿，但父亲从未对她有过经济和情感上的帮助。后来，靠军事政变上台的魏地拉邀请文艺界人士共进晚餐，而皮亚佐拉就坐在魏地拉旁边。得知消息后，蒂亚娜愤怒地写了一篇报道，题为“我永远不会原谅我的父亲”。她在文中说，父亲居然和杀害他女婿的刽子手共进晚餐，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不会再见他。皮亚佐拉看到报道后泪流满面，专程前往墨西哥看望女儿。他对她的解释是，“他是出于害怕，别无他因。”蒂亚娜明白，在那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下父亲只能唯命是从。最终父女摒弃前嫌，和好如初。

在墨西哥，皮亚佐拉提出让蒂亚娜给他写传记，但要求她不要写成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而是要以小说的形式来呈现。蒂亚娜连续17天对父亲进行采访，最终写就《皮亚佐拉》，于1986年出版。皮亚佐拉看了后非常满意，常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2002年，小说的法语版出版，获得法国“心之杯”音乐文学奖。2019年，这部传记小说来到了中国，不仅为研究皮亚佐拉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素材，更是为广大探戈爱好者展现了皮亚佐拉波澜壮阔的一生。

欧占明，探戈学者，阿根廷大使馆文化顾问，卡洛斯·加德尔探戈学校创始人，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外籍研究员。出版译著有《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探戈，社会见证者》及皮亚佐拉传记《皮亚佐拉》，编著《探戈艺术的中国之花》。